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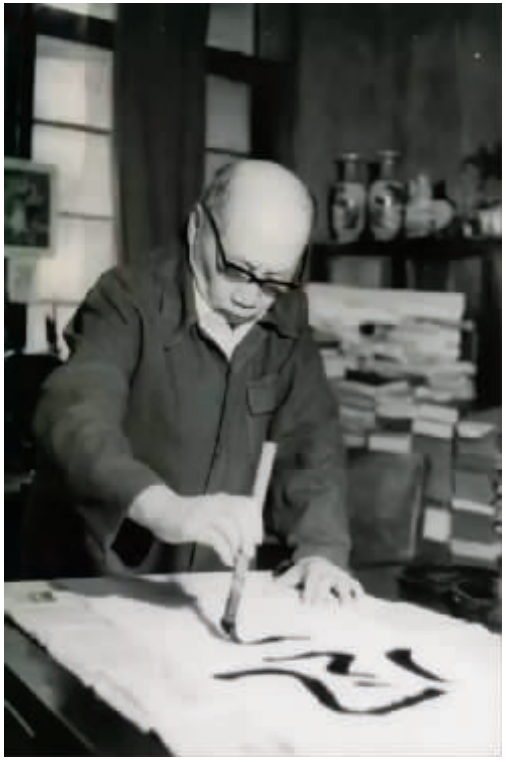
王蘧常先生的书法与史学

本报记者 陈韶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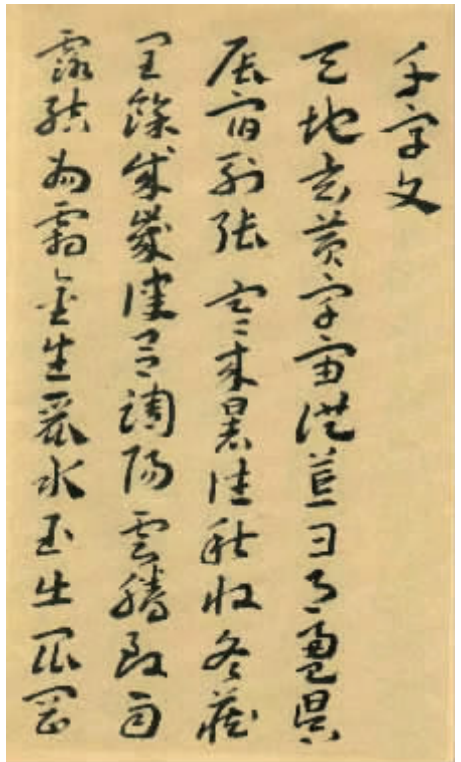
上周六，王蘧常研究会会在复旦大学成立，分设学术研究委员会、书学研究委员会和诗学研究委员会。

王蘧常先生之子王兴孙说：“现在社会上知道王蘧常的名字，往往是因为他的书法和章草。其实，他首先是一位孜孜以求专攻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学者，一位谆谆教诲乐育英才的教授。”在王先生身上，书法、学问、人格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，而书法则是这个统一体的外在表现。

王蘧常弟子王运天介绍，研究会筹备时筹委会聘请百岁学术泰斗、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担任名誉会长，饶宗颐先生一口就答应下来。王运天说：“这次研究会是先师道德文章与书学研究的开始，不仅是照耀儒林，普惠书坛之盛事，且是实现了我们多年的梦想！数年前我常拜会选堂饶宗颐先生，每次先生都问我，先师的学业行藏及遗文遗著遗墨的整理情况，我均如实作答。饶公说，老一辈学人真了不得，学问做得这么深入，当今已不可得。去岁12月因先师之学生宽堂冯其庸先生病笃，我与高智群、汪大刚、陈佳锋兄专程由沪抵京探望冯先生，冯先生讲到先师时，说到先师对他的深情厚谊，说到先师的博学雄才，敬佩得五体投地。然后又在泪水与数度哽咽中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‘现在很多人对老先生的学术已不了解，而且去年（指2015年）北京评中国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，居然老先生会没有！可悲呀！’”



王蘧常先生和他的书法作品



卷藏。纂史传经同盛业，一庐明两字辉煌。”(按：王蘧常号明两，取义于《易经·离象传》：“明两作，离。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。”王先生《自传》中提到，因为此号口气太大，故只说取吕览明两曰狂意。)日本《书道》杂志曾以“古有王羲之，今有王蘧常”一语赞先生，又有《现代王羲之》一文评先生书作，故有“后王前王”之说。

王蘧常先生在《自传》中提到，族谱谓其族为王右军之后，常引以为荣。其父王甲荣见他的手指纤长，十分高兴，希望有朝一日若能为书，能够继承传统。

“我于书法，自幼即笃嗜，以是略知门径。”他的书法脉络有迹可循。王先生在《王蘧常书法集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)《自序》中提到：“余之略解八法五势者，胥承父兄师长之教也。八九岁时，不耐影书，见家藏爱新觉罗永理帖，觉其刻画清秀，临摹之。为先考步云公所见，曰：‘前人言文，有阳刚阴柔之说，阳刚之美，如霆，如电，如长风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金鏐铁；阴柔之美，如云，如霞，如烟，如幽林曲涧，如珠玉之辉。书亦有之。欧颜得阳刚之美，虞柳得阴柔之美，皆根于其本性，汝性偏刚，取法乎上，于欧为近。’遂授以《九成宫碑》。此为我学书植基之始。”

王蘧常16岁时，突患恶虐，辍学归家。“先公又授以唐拓《十七帖》影本，不能笔摹，以手指画

被，此为学草书之始。”病发时，字帖压身下，为汗渍损坏，重换一本；又坏，再换一本。卧病两年多，换帖四本，遂对二王书法体会精深。读包世臣的《艺舟双楫》，更加潜心书法。19岁，王蘧常听大兄铭远言，改欧体《化度寺》为《张猛龙》《郑文公》二碑。

1918年夏天，王蘧常在上海哈同花园拜沈曾植(寐叟)为师。此前的1917年夏，沈曾植自上海回嘉兴，王蘧常仰慕已久，但不敢贸然当面请教，托名“黄阿龙”，把平时读书所遇疑难问题20余条写成一信，寄去请教，引起沈曾植注意。期间，曾再次托名“阿龙”，将绝句两首投寄沈曾植，被赞为“近玉溪(李商隐)”。次年，沈曾植归里扫墓，无意中见到王蘧常习字，当面未置一语，邀他第二天去住处，给予示范。又特取《郑文公碑》墨拓八大轴相赠。

王蘧常《自传》中说：“先生又教曰：‘凡治学，毋走常蹊，必须觅前人复绝之境而攀登之，如书法学行草，唐宋诸家，以为人摹滥，即学二王，亦趣新意。不如学二王之所出……章草。自明末(克)祝(允明)以后，已成绝响，汝能兴灭继绝乎？’又曰：‘学章草，必须从汉隶出，赵子昂所书，虽着意发波，仍是唐宋人笔法，非其至也。’又曰：‘汝爱家鸡，然当不为所限。楷法亦然力避庸俗，滇疆二爨，未尝非医庸俗之药石也。’自此治学，力杜常蹊，且为学章草之始。”

中年之后，王蘧常潜心章草，他在《自传》中指出，“汉赵壹

虽然非草书，但他说，删难省烦，省复为单，颇能说出章草的特点。张怀瓘书断说：存字之梗概，损隶之规矩，纵狂奔逸，赴速急就。说明了章草之作用。但从现存的章草来看，我并未体会到它的纵狂奔逸，只觉得它的结体平正，下笔有源(姜夔续书谱说)。正因如此，大胜后世的狂草，任意放逸，了无法度，但骇世俗，绝无实用。即所谓今草，也往往下笔无源，随意造形。以视章草，不独赴速急就，且有楷则。如能推行，则其用，当与简体字同功。然失传已久，自明末克、祝允明以后，很少人学习了。因此反而目为怪体，这是非常错误的”。

从50岁左右开始，王先生精心研究《居延汉简》《武威汉简》《敦煌汉简》《罗布泊汉简》、《楼兰魏晋竹简》和《流沙坠简》，注意篆、隶的内在联系，“欲化汉简、汉帛、汉陶于一冶”，“拓展章草之领域”。60岁后能默诵《说文》部首，并用小篆写了六七年的日记。70岁后，其章草书法已从成熟走向别树一帜。作品曾先后到法国、日本展出。识者评其章草特点：“无一笔不具古人面目，无一笔不显自己的精神。”其章草书法艺术“博取古泽，冶之于章草之中，所作恢弘丕变，蔚为大观”。

复旦大学教授，也是王蘧常研究会双会长之一的吴晓明说：“故自金石学兴起以来，草书似独处于碑学之旨，除沈公寐叟稍开门径外，几代之中罕

见论述，鲜有作手。唯王蘧常先生遵沈公遗训，入羲、献之所出，究分草之初发；握章草以为枢机，深启草书之本体源流，大开草法复古图新之秘藏。究其要端，大约有二。一则定章草为‘解散隶体’，由汉隶而溯篆籀，复使篆法隶法入于草法。故先生之章草古气磅礴，有拙厚之形，气态浓深。二则假秦简汉牍之新出，爬罗剔抉，补草书进阶之阙如，接隶变茫茫之坠绪。盖先生一力搜研秦汉魏晋之竹木布帛，令其结体、字形、写法纷至沓来，熔铸陶冶，入于章草。观先生之章草书作，面目居多，变化实繁；唯摒却杜撰，字字有来历也。要言之，章草经先生之手，博采而始能化矣。且夫复古变法之风及于草书，则至矣，尽矣，其能事毕矣。故碑学运动之殿军，允推王氏。操此而谈，则‘后王前王’之说，绝非谬奖。”

在中国书法史上，章草曾出现过两次高峰，一是汉魏时期，一是元明时期。王蘧常的出现，则标志着章草的第三个高峰。汉魏章草与汉简相近，用笔轻灵，结体略扁，隶味较浓。元明章草则基本上是汉魏章草的继承。元明人写章草往往以楷法为之，古意已漓，整体水平已不能与汉魏同日而语。明以后，章草这一书体又趋于式微，问

(下转3版) ➡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任思蕴 rs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封面图片：
英国17世纪画家、
巴洛克风格版画家
David Loggan 创作
的老博德林图书馆外
景图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匯學人

